

獅山義塾樂捐碑 徐秉霖

太阿劍銘 張協

晉徵君羅山隱居銘 魏少游

羅山誌跋 吳文

跋特建龍澤書院本末 柳貫

富州蠲金紀事 危素

上廟堂論楮鹽書 徐鹿卿

與蘓伯誠 楊廉

上薛侯論寬賦書 熊源

招劍江被溺諸魂文 滿岱

劍池賦 李德裕

斗牛間有紫氣賦 陳章

寶劍賦 達奚恂

豐城劍賦 陸游

豐水賦 王孝友

龍山書院賦 盛逢瀾

廣學額碑記 甘紱

九都學舍記 呂新

登楮山記 楊學澄

豐城縣志

藝文



豐城縣志卷二十一

藝文錄中 記

移建龍山書院記

袁守定

初龍山書院距縣治東北十里許雍正壬子邑侯劉公象賢釐前明各官所捐學田得六頃有奇歲收租息百三十餘金延師訓課造就多人然書舍未廣膏火鮮資肄業者艱焉乾隆壬辰山左于公滄巖蒞豐尊賢禮士時會講於其地山前上游新洲邑衿丁成等呈入書院計成熟地二頃零歲收租息百餘金合舊可二百餘金除各公費外歲餘百五六十金公爰集眾紳議於庭謂

豐城縣志

藝文中

國家造就人才必須延名師廣學舍多集生童資以膏火俾安誦讀乃有濟坐有徐生宗泰余生立雲概捐白銀各六百兩嗣是聞風起者則有雷生清琦捐銀千兩周紳之桂楊紳琦熊紳雲臺鄒紳大紅任生高舉熊紳珣聶生因鳳涂生文燦蔣生克祿聶生守軾各捐銀六百兩李生甫餘捐銀三百兩里民陳祖廣捐田五十餘畝庄屋倉廩悉備公乃僉舉首事擇於

學宮西龍門書院舊址中建廳堂後樓屋接構厨房堂各有階階有檻內外墀墻以石迤東二十步爲頭門仍顏曰龍山書院誌舊蹟也大堂之西中爲于公講學處後

爲義捐諸公之先人貞珉在焉前構房屋三班分列書舍凡三十六間統計書院基址廣十九丈袤二十七丈環以石墻堂後墻外有蓮池重蔽以墻監門出入越歲大厦落成二年而全工竣約費銀五千六百有奇規模壯麗體制宏廓盛概也餘銀三千餘兩買田庄四百餘畝歲收租息三百餘金每歲敦請山長聘金俸銀供應酒禮并條漕正供約支銀二百餘金肄業生童膏火獎賞飯食茶湯規條悉具齋夫二名司啟閉月給工食此初定之章程也於戲風俗之盛衰由於士氣士氣之隆替藉乎長官于公蒞豐六載治具畢張善難殫述而于

豐城縣志

藝文中

二

移建書院尤悉心區畫如此德澤之所暨寧有涯哉然諸公之好義亦大有力焉他日人文蔚起科甲蟬聯於以上報

賢侯培植之恩而副

聖朝作人之雅化不大爲豐人生色耶因樂得而紀其事

同呈邑紳唐超夏化龍唐光嶽丁正士陸士惕葛遂孫崑杜煌丁揆元杜珩葛遵陸秉烜黃曰山李宗光李士紘唐光辰蔣紹欽李道昱李顯秩皮聲振徐世復甘如露涂述祖周枚丁猷駿甘時黃鳴籬

增建豫章考棚記

袁守定

國家取士之制始授爲弟子員由是以次射取甲乙科而弟子員則三歲兩錄之已錄者兩試之其制於學臣廳

事前建屋列席編號使諸生依號鱗坐搖筆弄墨吟哦俯仰抽思千人軍中以竭所蘊謂之考棚豫章之有考棚舊矣然局於地規模稍隘所爲席號大都出於在官人之手版闖蹶而號挨擠操管者不能舒肱一人動則舉坐爲之不寧此艾天慵所爲備嘗諸生之苦其大較也歲辛卯曹竹虛先生以江左名士督學是邦下車之初見試院隘爲諸生苦謀所以大之一時中丞海公方伯李公觀察歐陽公相與玉成而鼓舞之而觀察署鄰試院又捐射圃餘地爲之倡於是八屬士聞風而起樂捐者衆併有不假衆力獨行捐辦者如吾豐

豐城縣志

藝文中

三二

誥封奉直大夫呂公名仕麟其一也資費旣具旋卽借八屬首事之士購民居遷佛宇合之觀察射圃試院舊址

縱得地二十二丈有奇橫得地一十八丈有奇凡建考棚八十有餘間得坐號三千二百有奇棟宇堅宏坐席寬厚向之輓腕不寧者今且推之不動矣向之不能容肱者今且綽有餘隙矣豐之士經前日之苦樂今日之寬旣戴各大憲之德又感呂公之意思泐諸石以垂永久屬余不文之言志其崖略余思各憲之有造於我西江也甚夥茲不殫述述其大考棚一事如呂公僻處井里之間逃慕君子之化奮一己之餘紵多士之困

是豈可不亟著之以風後哉呂公家故貧年既壯乃出其才以殖家人生產業而好行其德不爲財累凡修橋亭佛宇與惠其鄉之人不一而足今又捐千金事考棚豈得不謂之義舉乎夫人情得之艱難者恒自愛惜而呂公善棄其所有若此此其胸襟間必有大過人者是爲記 肯

乾隆三十有八年歲在癸巳仲秋月邑人袁守定撰

南昌府學文昌後殿記

李鈞簡

嘉慶六年

制詔加隆文昌祀典增立後殿追崇先世春秋祭品儀文悉

豐城縣志

藝文中

四

視武廟直省郡縣一體遵行南昌爲江西首郡文昌宮在府學者捐建有人豐城例授州同金名標偕其兄漣湖乃獨力建後殿殿旣成適余奉

命視學江西呈請爲記余惟學校所以儲才論秀書升於是焉出自科目糊名易書王者憑文爲去取而士之素行心迹固必有神焉司其衡鑒以定予奪故選舉之權屬於有司神實默相之有以佐

朝廷籲後興賢之化其功不可沒其報愈不可不隆今

聖天子孝治天下推恩錫類大小臣工必贈封其先世況神

默襄文教扶翼昌辰昭靈著蹟有功於

國家甚鉅非崇祀其先世何以隆明禋而報豐功也神肇跡於蜀歷代錫封加號其司桂籍實著聞於宋故學官無不祀之或以謂斗魁六星爲文昌主賞功進爵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卽其神也然星精降生爲人沒復爲神往往見於傳記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惟詩亦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惡可執一理以測之哉我

皇上懷柔百神罔不受職凡有以明刑弼教秩於祀典立制詳明惟神生爲孝子忠臣沒司人間祿籍英靈赫著則因時定制而加祀先代用答神庥所以作忠教孝昭示

豐城縣志

藝文中

五

士子俾有所凜肅而共奮修程也而金名標昆弟能不私其財以仰副

朝廷隆禋加祀之至意而獨力以成茲殿可謂義矣郡之髦士敬仰明神交相策勵彬彬興起忠君孝親以居公卿大夫之位咸能樹績宣猷贊

聖化於永永無斁茲殿之建實有冀於郡士也豈僅以科名弋獲遂爲惠邀神貺已哉殿工始於嘉慶辛酉年十二月初三日落成於壬戌年八月計費白金若干皆金名標一人爲之并躬董其工可嘉也故爲之記

遷建南昌府學崇聖殿記

萬承風

昔夫子行在孝經天經地義之旨於子輿氏發之獨詳
蓋自天子至於庶人上下古今羣奉爲楷模故後世崇
祀夫子者莫不追祀五王以教孝也南郡爲洪都冠冕
初立學時典章明備規模自具完大久之星移物換漸
積廢頽其間折棟崩榱半侵蝕於廬舍危垣斷碣半沈
淪於蔓烟卽或存什一於千百僅足供闔闔子之棲息
行道人蔽風雨而已雖有修者亦祇存大成殿之體制
而他未遑及以故崇聖一殿僻處西邊一隅湫隘淺陋
甚非所以妥聖靈而肅瞻拜歲己酉欣逢

各當軸清釐學宮故址不惜翦荆榛平瓦礫毀遷賈肆
蕩析民居廣袤共闢地若干丈而基址乃增其式廓都
人士欲割地分建

豐城縣志

藝文中

六

誥封中憲大夫豐城呂君林育怍怍動其孝思欣然有事於
崇聖殿欲盡取其絃轍而更張之由是度地之廣相方
之宜爲之定志定墨以植其基其取材也精其構局也
密率作省成不遺餘力經葺年而厥功告成前臨明倫
堂以作屏帳又前爲大成殿相爲表裏左右則文昌尊
經二閣以資捍衛中則列五王坐東西配饗則四哲先
賢兩廡則諸子先儒秩然煥然堂矣皇矣美哉萬世不
拔之鴻業以視向之地偏基逼相去奚啻霄壤卽爲問

所費之多寡則置而不論及微叩所自則曰實先人之
賜憶向初補弟子員時親捧白金千兩寘予懷蓋謂其
肄業費也余惟是兢兢持守不敢糜費積之十年累息
共得三千餘金因謹貯之篋笥以俟有大公舉則取而
用之以報我先君於地下今幸施之有其地發之有其
時君子之用財惟其當而已矣乃盡啟其藏而揮之奚
事斤斤握算持籌爲哉夫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
後雖盛弗傳呂君始而善聚旣而善散守成之力與締
造之功二難交并愈深而卒相與以有成俾後之子孫
登斯殿也藹然見先祖之遺愛油然而率乃父之攸行將
恢而廓之其肯構肯堂而足以佑啟後人者實大有造
於呂氏家風也吾聞君子善則歸親歸之云者子無專
制之義其事顯而易又聞讓善於親讓之云者子有曲
致之情其事微而難古者太史輶軒以採風原欲發微
而闡幽余於戊午之秋蒙

恩典試江左旋奉

簡命視學粵東道經會垣喜見衆君子創建勝槩固已美不
勝收呂君余姻婭也得之最悉而此殿之成尤爲克承
乃父之志而得以實遂孝思者也因搦管而紀其巔末

古劍匣記

劉鳴鶴

匣劍奇而古原其所藏有明徵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夫神固不可方物而推本天生則超鴻濛振溟滓世人幾莫得而知抑有藉人而作者精氣所聚鬱而成奇如干將鑊鄒陰陽幻合鼓鑄分形氣魄沉雄翻空而躍匣斯亦所謂神物耶史傳張華與雷煥夜觀象緯見斗牛間有紫氣按星次分野以雷煥爲豐城令氣乃勃宰獄中掘地得石匣藏劍二因寶之後携劍去豐過延津劍入水化雙龍而逝而石匣猶存豐邑豐邑舊治在豐水以西土脈疏衍平地一池廣袤約數丈湛碧凜冽爲劍池卽古掘獄處石匣則移存於今治儒學齋舍前

同齋漆公造遊劍池歸述所見爰指示石匣舉而寘諸亭中繞以闌屬予爲之記予惟此地乃人文淵藪文章光芒萬丈應上冲斗牛間其鼓盪蟠際亦如神龍之變化風雨驟起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中深藏若虛則石匣可舉似焉石匣窈然以深舒而有容蓋韞藏者千百餘年而後騰踔其紫氣韞之也愈厚發之也愈奇爲文亦然及鋒而試如太阿之出匣也善刀而藏不可測識倘斤斤以炫於世所得幾何而表見者又幾何也夫卦畫奇偶聖人寓意深矣圓神方知彰往察來經後聖遞闡之尚有餘蘊今帖括乃文之一端精詣亦可通神蘊蓄

深厚諸生可類而推之既以此進質漆公退而爲記至雙龍朝故匣之說仍存而不論云

姜溪范氏捐田修學記

王元駒

豐邑學宮之建肇唐越宋歷元明以迄

國朝大修特修不下數十次而好義急公之士接踵興起代不乏人乾隆二十八年呂紳仕麟獨力改葺不惜鉅貲而於告成之日未嘗計及歲修之費者以其先有蔣姓所捐大明寺田一庄司教者收其租息未雨綢繆大棗細桷可俾久而勿壞也然于數仞之內旣勤垣墉兼塗墍茨歲之所需有加無已同齋漆君聯璧秉鐸之暇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九

常與蔣氏在庠諸生商議完策而蔣生沂暨孝沅輩復勸同坊姜溪范昌珍捐田叁拾柒畝陸分呈請歸學收租以爲繕完之助乾隆五十三年署縣丁尹錄其事詳府入志命余鐫石以記之余曰有善倡者必有善和德乃不孤有善作者必有善成功乃弗墜若蔣若呂若范之義舉後先相濟真得有親可久之道歟爰連類而質言之以共垂于不朽云

徐孺子讀書臺記

李培

凡人貴無位高無民其遯世之志正恐逃名而名或我隨豈樂留其跡於世者雖然人苟實有可見於後卽不

求自見而好古之士或發其潛德傳其軼行以爲美談甚且於其經歷之處每不嫌附會而增飾之况實有其地昭然在人耳目間卽兒童牧豎皆能指而識之而况其子孫之賢者忍令湮沒而弗彰也哉豐邑有徐孺子臺在櫛山予蒞是邦暇輒訪先賢名蹟得其故址雖久廢棄而居人尚得指以告予曰此東漢徐孺子之讀書處也夫孺子當東漢時非有功業震乎寰宇不過榮華邱壑甘足枯槁保身懷方自重去就之節而已何以上下數千百年而其名其跡至今猶傳不朽予讀書至黨銅傳未嘗不歎清流賈禍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凡死徙廢禁六七百人孺子當其時先後爲諸公所辟俱不起寄寓豫章齋磨鏡具以自給卒之韜匿深藏不入部黨中殆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乎故其節雖晦其名益彰又何必功業卓卓始足不朽者乎臺圯已久予擬爲修葺顧未暇也今其後人庠生名宗泰者偕各支廓而新之落成之日請記於余余曰先生砥礪廉隅其模範於數十百世者不必以臺著而子孫弗侈前人弗廢後觀登斯臺也益歎先生之遺澤長矣

龍頭山記

楊其謨

豐城北迤龍頭山嶽崎磊落雄峙劍江與龍鳳三洲形

勢相望古識云三洲相連必出狀元故洲種桃以屬春
官賢宰當時有百里封疆十里花之號乃有四先生因
三賢祠址立書院焉講席既虛科名特重賢宰於此宴
賓興之士兆曲江春宴亦以使邦人士景仰三賢魏科
大名不一而足云或言十里開宴昉自熊司空遺事初
司空爲諸生明制大比當彙考入闈邑試之日司空文
不終篇令窘促之司空嘆曰此去當魁令激之怒遂有
十里待宴之約旣而司空鄉捷果第一令曰不可不留
此佳話以勵後人乃俟司空鹿鳴歸日大宴龍頭山並
告後賢著爲常例至今豐城踵故事者未嘗不嘆邑令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十一

之虛懷而司空能定志業也龍山秀吞江表南抱劍江
之衝北滙曲江諸瀨中有磯頭壁立樹影橫江古屋插
漢是爲龍山書院而曲江東注形如半月曰磯灣者皆
所以蓄龍山之勢比之月映澄潭此其大槩乎自朱子
講學雪坡居遊大科及第義山李氏三賢並傳嗣是遡
人傑者每歸靈地氣豐邑多形家又纍纍指目則龍頭
一山雖欲不靈而不得矣山下之潭寶光璀璨世謂金
花潭潛有瑞鱗潭深邃不可測常出佳鯉比凡鯉多一
鱗數不用六而用七色亦金質所謂曲江魚也羅溪產
菜並載圖志亦近山側而數千百年江山如故物換星

移豈山水鍾靈宋明獨盛扶輿鬱積之氣乃至於今與
其謨於桑梓釣遊之地每樂山水傳會間嘗登望高岡
風帆沙鳥烟波出没憑紫陽遺蹟弔姚李故墟而流風
旣渺乃訪遺書故家句櫛字比又浮名奪我學不逮文
興至狂歌每呼高山震幽谷鳴湍激瀨以自寓其胸中
浩落之氣夜深奮筆輒自鳴止附諸井竈聞見以志向
往又恨與朱子生不同時無從見其高第問指歸所自
惟此悠悠寸心徬徨章句懼買匱而還珠易數寒暑志
有之矣寶常棄於茲地人載懷而孔悲一同慨哉龍劍
千年必徵符應關雎麟趾鵲巢虞文成致麟理固始

於所起非妖妄也余今蠖伏感山聞里人言龍頭山畔
風清月夜波靜影含常有珠光出没浴水章天昭回雲
漢蓋山川靈氣磅礴已久物鍾於人必有天生雷令重
獲寶劍探珠龍頭山下者至當不嘆秀傑江山寒光牛
斗一覽而去也乎龍山三賢朱子其一四先生者謝蔡
何劉皆邑令也

重修南昌府學志道堂記

羅拔

學者志聖人之志必適聖人之道適聖人之道必登聖
人之堂稽古士皆出於學辯志考道責重師儒漢興去
古未遠文帝初立太學置博士弟子員魏晉以下遞興

遞廢由唐及宋自元迄明建學立廟祀

先師封爵典禮亦已隆矣

國朝疊次追崇著爲功令師儒無闕廩餼有增於戲何其盛也南郡爲西江冠冕建置規模較他郡爲更廓自大成殿暨諸祠樓閣外尚有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崇禮敬義等堂環布左右久之風霜剝蝕階阨鞠爲茂草附近閭閻偏處侵漁過半有志者未嘗不爲吾道憂也歲辛亥欣逢各

當軸清釐故址諭令八屬度地廣袤以次分構吾豐輪得志道堂名邑人士聞之顧名思義咸興志道之思合力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十三

競輸不逾年而厥功告竣堂成屬余紀其事余惟學所以致道也道者路也舍其路而弗由非道也放其心而不知求非志也能志乎道則心之所之不惑於他歧不奪於外誘於以馴致於據德依仁游藝之域吾見處不失爲聖人徒出亦不愧爲王者佐而謂區區借鬻序爲梯榮階也吾知免矣抑吾更有進者道爲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志爲天下古今所共立之志則堂亦爲天下古今所共升之堂匪惟吾豐人不得而私之卽闔郡士大夫亦不得而私之顧念業無專屬則責罔攸歸修葺之肩將誰任歟夫前事者後事之師也不有以廢其何

以興觀於今日之所以興而益惕然於昔日廢之之故善後有策吾還與吾豐人共籌之至若入此室處則就課諸生經年弗計應試多士捷足者先他而遊閒負販術藝胥徒之人概在所擯斥試與諸同志約曰凡入志道之堂必皆志道之士而他何贅爲是役也始於壬子冬初成於癸丑秋杪兩旁餘地其西偏後爲壠山兵部職方司主事熊公夢符建監其東偏則爲茶坑謝君建監以備兩學師送試公寓故並識之

獅山義學記

敖宗瑚

獅山義學在今縣治西南三十里介古豐城劍池之東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十四

中隔長安河與龍光書院對峙獅山云者蓋取諸象如曲江之龍山云云也學舍構於乾隆戊子之冬因山麓之林勢沿而高下前爲魁星樓中爲講堂後爲文昌閣皆歷級而上旁翼以房廡數十間左爲迎薰閣右爲拜恩亭繚以周牆講堂前後植梧桐檜柏松檟之屬最後有石洞二炎蒸時入其中若不知有暑者牆外繞左溪流一道紆徐委折於前可闢清池數十畝溪流之左有石磴磴之上有石橋皆異境也西北諸山如拱如揖如翔如舞皆獻竒効媚於茲山之右昔人謂文藻得江山之助人之杰不有資於地之勝乎溯自三代而上黨庠術序

之設詳且備矣厥後四大書院既起相踵而興者皆所以隨地收拾人才輔鄉國之所不及卽以江右論鹿洞鷺湖尚已他如南昌之豫章吉安之鷺洲贛之濂溪所在多有今獅山之爲是舉特一方人士之創建體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行之耳其於鹿洞鷺湖相去遠甚然得有通經學古者爲之師於先正緒言講明而切究之安知鹿洞鷺湖代興者不在斯乎是在諸生勉之而已

泰氣嶺記

吳居闕

予自都中歸訪友人傅君佐啟昆季於劍西之王田里時尊公世長具道其境內嶺名泰氣者謂當春秋二分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十五

嶺上氣清而盛則兆年豐稔又謂嶺有木可愈疾有泉可明目巖花山木可當甲子其嶺之崒崒聳拔非陟其巔不能盡其概予時心嚮往之遂相與取徑往遊焉自是由麓而岡而阜而嶺邈迤周折不以里計至一寺謁其神中祀元帝旁祀雷王晉魏間古刹也是嘗曰雷王嶺少憇而出寺外古藤蟠結偃卧若虬龍據高憑眺盪胸生層雲俯視山林川澤田里鄉閭宛若清氣縈繞滿目豐稔氣象也旣乃扶掖坐巨石上指點贛水若帶華山爲屏東則獅嶺崢嶸西則荷山疊秀攬諸名勝悉爲茲山增色已而長君指寺側樹謂曰此愈疾木也名木

母子睇視久之過山峽有水涓涓焉曰此明目泉也名
金公間亦有採枝汲泉治疾者他如花鳥之奇峯巒之
秀諸美不可勝紀忽世長感而謂予曰斯嶺僻處一隅
鍾毓雖厚仙泉嘉樹靈蹟祇爲一方利賴誠得廣凡有
嶺者占泰氣卜豐稔產木母木湧金公泉共相却病共
相延年登斯人於仁壽之域豈不甚幸奚沾沾泰氣爲
予聞而嘉之曰見大心泰施而不費是仁人之言也當
與斯嶺爲終始爰歸而記之世長諱國寶邑人上舍生
豐城重修學宮記
薛亭表

自古邦國之盛肇於人文人文徵於學校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十六

聖廟學校之宗主也豐邑自建學以來歷唐宋元明人文輩
出孝子忠臣理學名儒以及掇巍科登鼎甲蜚聲翰苑
奏績部堂邑乘所載史冊所書班班可考凡皆學校中
人莫非

聖廟之靈爽所鍾顧金石有時而淪丹青有時而蝕不經修
葺何恃不朽歷代修者屢矣今自乾隆四十年重修以
後閱歲既久五十七年復經洪水沖決墻垣廡舍傾圮
殆盡封翁朱弼亭觸目警心慨然出千數百金爲之倡
首司馬金公鈍齋贈君萬公又暉令州司馬陸公楚野
各愿如其數以襄盛舉遂從新重建

大成殿木石必擇精良規模益加宏敞嗣是而樂善者衆若

崇聖祠東西廡櫺星門丹墀泮池戟門黌墻禮門義路明倫堂魁星閣大成坊秀傑樓名宦鄉賢祠前後院地向屬草場今悉鋪以石又增建尊經閣忠義孝弟祠劍匣亭或一人獨任或一姓共修或一坊公建無事糾勸不惜盈千累萬之貲接時並興夫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前此之始創而迭經修葺者未嘗不欲極其崇隆而捐輸有限部署維艱故規制尙未全備今則拓基址數十餘丈增堂宇百數十楹廢者興缺者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十七

補廟貌壯麗黌序輝煌於戲盛矣欽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

文教覃敷海隅山陬咸知向學

聖天子纘承

先烈培養滋深其

文明大啟固極唐虞三代所未有邑縉紳等仰承

上意備極尊崇行見觀瞻肅而士奮興務實學敦實行入爲名士出爲名臣上副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盛心於以增美於前人而貽休於後起者寧有涯涘也哉斯與也興工於丁卯之春閱戊辰秋

而工皆告成屬表爲之記表以菲材司鐸名區幾及廿年而躬逢盛事其中心欣幸不但如其口出故不慙謏陋而詳紀其實云

新創文昌宮記

朱霞

帝君上應張宿故化身多姓張靈異之跡典策多不傳其軼時時見於他說或云生於周武王乙巳年有金像息海波白雉栖廬墓諸事或云在宣王時與尹吉甫同朝以孝友稱後神游西蜀爲雪山大仙或云晉太康八年生於兩越間夜夢或爲龍爲王者爲水府曹元帝南渡時自稱儒士謝艾破麻秋于涼州傳言帝君七十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十八

三化陰德傳家後顯神於梓潼所居曰紫微垣亦曰玉霄絳宮宋紹興六年進封帝號司桂籍掌文衡由來已久我

朝崇儒重道文教昌明嘉慶六年復

詔加文昌祀典增立後殿追崇先世於是山陬海澨莫不鼎新祠宇玉階七曲丹桂千株苾芬馨香春秋俎豆煌煌乎與聖宮武廟比烈矣豐邑爲文獻邦理學勲業與夫忠孝節義文德武功之士冠天下地靈則人傑知紫氣鬱鬱之發祥有自也舊有聖廟無文昌宮日久

聖廟垣瓦亦漸就頽落丙寅歲邑薦紳先生謀新之不

旬日雲集響應好義者畢至或獨建或其修費數萬金
自 聖廟至崇聖祠秀傑樓忠孝祠明倫堂魁星閣
考棚無不高開閎厚垣墉棟飛雲而梯飛翬也惟文昌
宮尙無所屬邑人士以爲憾熊公夢符適歸自都門慨
然出其祖揚銓遺金獨任其事卽日糾工庀材于魁星
閣東之隙地建之并躬督其役宮廣邃各若干尺中爲
桂宮設神像東窳西奧其若干楹旁設彩門二後爲先
代殿殿若干楹與前宇比櫛刻棟雕題皆作雲霞鸞鳳
狀如見英英靈爽駕白羸隨二童翩然來下也夫學宮
諸役經數十年凋敝而煥然更新而桂宮以從來未創
之舉一旦峻宇雕牆與豐宮相輝映此蓋仰賴
聖天子作人雅化涵煦者深而此邦人士之慕義向風尤不
可及也斯固科名爵秩之階梯而異日者道德勲猷比
隆前代又寧有旣哉工始於丁卯 月竣于戊辰 月
共費白金 千百兩熊公夢符邑之瓘山人授兵部主
政其平昔好義樂善多此類云

豐城新考棚記

楊道南

縣治東南百數十武沙湖在焉湖上有洲爲傑士盛溫
如故居子朱子過訪講學處曾留題云萬頃波光涵宇
宙數椽茅屋老春秋自宋迄今六百餘歲波光如故茅

屋無存邇人傑者俯仰古今低徊不忍去嘉慶丁卯春
邑人士修學修志二事並舉豐於財者出所藏能於事
者竭其力慕義急公交相勸勉當是時李氏昆季俱容
遊未歸也夏六月鳴岐上舍歸自楚南嶼大令壽亭司
馬歸自京兄弟皇皇若有所失曰吾豐大義舉而吾不
與何以承先志乎蓋其先符山封君有囑云邑多應試
士而無考棚每臨試日設桌橈於衙署之大堂及東西
各廊舍依屋列座不免偏處一遇風雨廊簷間濡席霑
裳士多苦之且雨甚池溢昏暮上堂交卷失足悞投者
試卷常爲水毀他如爭座位索餽金弊有不可勝言者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二十一

凡此之慮皆由無考棚所致吾嘗有志未逮汝輩其勉
之邑人士聞者衆矣以南濫竽志事且與哲昆交縞紵

僉舉

南

往宣斯舉

南

冲炎至篠塘上舍見卽問曰考棚

建乎

南

曰未也兄弟皆欣然曰吾有以承先志矣於是

誡吉命工羅材輓石相與度地而建之舊有官學地在
縣治之北上舍嫌其褊淺也不足以深奧窳又有義捐
地在城之南上舍虞其面墻也不足以拓心胷乃出錢
五百餘緡買朱夏涂黃四姓地袤一百八十有二尺廣
遜袤三十尺繚以周垣覆以陶甃甃以紅石中建大堂
設暖閣前頭門有門房次儀門闢戶六東西兩文場計

大振我李踵甲第者奕世而他名公鉅卿亦往往出其
中是皆書屋教養之效也歲久日湮十三世大廟齋郎
曰季榮者移聖像祀於其家宛然不失禮意兵燹後故
址復蕩析幾盡嘉靖乙酉二十一世房縣訓導世有時
歸休於家謂世真世和世智曰先祖無美而稱之誣也
有之而弗知不明也知之而不舉不仁也矧書屋尤吾
祖之美者乎責在誰屬遂捐十金餘以義勸族人間有
尙義以財力見助益其址而宏之構屋兩楹有廊有寢
有燹外繚以圃種以樹贍以田爲學者資仍植蓮以實
其名不期年而還我祖宗六百年之舊諸子之功大矣

哉吾嘗有感於是焉稽古創制之餘有刺史公之忠有
君伯宜休穎士公之後中有料院公之能有遼陽公之
清至於今而豈徒哉是雖非祖宗開設書室之意而實
我李隆興之一大驗也况明德新民又聖賢一貫之道
哉抑又有感焉後之爲子孫者知業於其中而不知祖
宗創制不可也知祖宗創制之意而不知諸子所修不
可也知諸子所修之意而不知自修不可也何者人人
有書屋於己者弗思耳矣誠能窮理盡性以修諸心恭
敬禮義以修諸身入孝出弟以修諸家忠君愛民以修
諸國則書屋自我得之而祖宗之意始永永而無斁矣

否則一虛器耳修之可也不修亦可也是爲記
序

送江任之豐城序

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
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
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
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
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
簞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易
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廿一

之宜與夫人民風謠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
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
久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
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
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必
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塗所
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
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
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
謠習俗詞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

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予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飮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討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廿二

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習文質赴辟富州吏序

傅若金

國家萃人材廣文治然科舉所取士有恒數承平旣久士益自奮爲學舉者日多江西歲就試且數千人而預貢禮部南人纔二十有二於是不能無遺才焉朝廷亦恒視其能之小大所勝而錄之使各稱其用國初定令儒生願試吏郡縣者優庸之而不屑爲者有矣及比年倖進旣多正途日塞持法者病其壅於治也則閉之門而固拒之冀杜其濫而儒者亦緣是而胥厄焉凡子弟

之有志祿仕者苟非藉世胄之資其不由刀筆發身則不能以達吁亦其時之使然與識者知吏治之不可不資於儒也顧名實何如耳新淦習文質將以儒術飾吏於富州而問言於予以別文質尚究夫國家用儒之實哉富爲上州雖大府不數舍而遠大臣之所監臨風紀史司之所糾察行一政善其上必先知之行一政不善其上亦必先知之而黜陟係之矣吏於斯者可不慎乎然文質以儒名者也昔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文質之於儒庶將爲君子歟毋使由他而吏者得以藉口則豈惟一州哉雖大府行之矣豈惟一府哉達上下

行之矣

前吏部主事熊利賓赴京序

朱善

友人熊氏利賓豐城望族也少與范氏元夫俱受春秋李先生行簡之門爲高弟與予爲忘年交數十年矣本朝洪武庚戌之歲有詔興學校開科舉是時善以明經爲學校師利賓以明經中鄉試第二名明年遂登進士第授吏部司勳主事在職逾年以癯病賜告歸鄉里居家日課子弟勤詩書務農桑供賦役澹然自守無一毫舍已徇人之意與善居相近然各事其事歲率不過一二會而亦未嘗一歲不會也近年以來縣邑行鄉飲之

禮則善與利賓爲之賓學校行釋奠之禮則善與利賓陪其祭鄉之俊秀有業肄焉有疑質焉則善與利賓爲之師吾以爲二人者可以終老山林之下矣十六年秋朝廷有詔求明經老成之士府縣搜尋不遺是年冬善與利賓同舟至於藩府善以老病幸免而利賓遂有京師之行十七年春正月利賓戒行且有日相視徘徊不忍別善乃從容謂利賓曰朝廷所爲汲汲求明經老成之士者豈以爲吏民師乎將以爲天下學校計爾春秋之學不明於世也久矣茲行也以子之學施之乎學校明道正誼之說懇懇爲學者言之以正人心以厚風俗

以育人材使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燦然復明於世豈曰小補云乎哉譬之美玉爲圭璧爲瑚璉施之宗廟朝廷可也而奚必韞璞於石之爲貴也

送潘叔愚知豐城序

舒芬

天台潘君叔愚以進士出知豐城縣事縣之謁選於吏部者李君璞李邦秀王公度輩來謂予曰吾縣在江西雖與南昌臨川安福號名四大今則民之困猶南昌士之盛不及安福俗之諺幸自詭於臨川其所謂厚民生振士氣而益善其俗實潘侯是賴執事其代吾人以告之乎予非通世務者其何能以是與潘君上下其議論

抱博古之學經世之志固有大行之日茲行也雖牛刀小試若此類者其亦肯慮及否耶苟豐城之民安亦可爲旁州例也諸君既有鄉國之憂其以此告之可乎諸君曰是在潘侯也願次第之爲序以贈

白鶴觀志序

張宇初

自黃帝獲鼎學仙丹成而上升繼則周穆王作草樓召仙而其說始殷逮秦漢求仙之盛而方士迭出謬以神異誇誕取惑好慕之君淆雜虛元之授招時訕議者亦宜然豈無真仙者潛遯窮僻遺名棄迹以修之故其丹爐藥臼靈書奧訣或秘諸巖洞或留世隱顯雖其迹不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七

同自古相傳代有之矣江西豐城之白鶴觀在陳大建間其地真仙甘君之靈迹也甘君幼篤孝行以聞於鄉里學道有年聞旌陽許君善往師之許君與偕往師丹陽女仙謹母得秘授法行日著乃從許君積功江漢間若其圖松禦怪斬蛟蜃祛蛇孽以三尺劍致功可益萬世其名跡垂之無窮必然矣况其功烈猶有不能具錄者乎而許君嘗有淨明忠孝之法行世其說皆本大中至正之理非他符訣咒步比也甘君以孝行之著成仙躡空其功與道豈不得之忠孝尤多矧仙之爲超脫凡俗之逕未嘗去人道而必獨善也此甘君道旣成事母

終而脫去則可謂兩全矣抑凡仙真區宅必山川雄勝而豐城之佳秀宜有以毓其質氣而然也予今春謁西山玉隆宮還經白鶴觀雖風雨之夕探探遺逸尤有足起慕焉其地雖處闐闐間景物幽麗詢其兩楹乃吾祖虛靖真君窪盈方丈其前龍潭真君飛幻處也道會鄔某耆士熊某主觀事且出甘君所爲丹經洎觀志及真君與任首座書言尤足以有發而事畢名存有不重爲感惜者乎越夏某來山中以觀志請序余幼嗜名山水間以窮幽索勝嘗嘆古今名跡不獲遍覽若甘仙之神德優著乃獲讀其言履其境敘不可辭矧尤吾祖之遺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二十八

聲逸跡間可以詳夫紀載者哉然某克盡其職且編次成書欲壽諸梓可謂善究其本矣使他日真仙之靈蹤異化與是錄同其弗泯於吾道豈不甚盛事哉繼者勉之

城豐頌德序

李貴

嘉靖辛酉之夏秋交閩廣寇作大肆掠於江郡越月陷樂安崇仁宜黃咸以無城寇入如墟受毒加烈焉豐故有土城圯於水且盡舊址畧存先是撫院何公嘗至豐圖所以城豐者難其任不果城至是羽檄交馳邑侯王君徽猷上其事撫院張公按院段公方以豐爲虞亟令

城之郡守懷南韓公憮然曰城守余職也余豈使豐無
鳩乎遂詣豐計度城役畧基址揣厚薄議遠邇程土物
罔有不親簡邑民有力者進之庭賦丈受準直豐庶不
作屬役於王君臨之以儻厥事經始以八月日板幹方
裁寇猝分數千人逼豐境邑民訥訥竄避時公在棘闈
卽請於按院出亟趨豐安集之乃選健步持虎牌夜馳
告寇將所入鄉曰無恐糾爾衆以捍賊余爾援鄉民稍
稍聚觀咸喜曰韓公來我生矣敢不如命賊聞歸報亦
驚曰韓公故多奇智疇敢犯之遂兼程過豐境不敢肆
掠夜奔樟鎮憲僉盧公提兵來擊賊擣其巢擒賊首以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二十九

歸賊衆潰去豐民安堵公復來督其成先是公度費所
出糶庾粟近萬石兩院下贖金二千鄉士大夫輸俸以
助役共計得銀五千有奇不足公乃懸象令鄉民不受
功願以資佐者聽於是競至一一判之料量惟平民咸
樂輸而百費舉矣城東南隅夾水遡水而城公慮其齧
令以石甃防焉邑中窪而邊亢公慮水無所洩也清故
湖使瀦水焉清故溝使導水焉築陡門石閘廣舊以通
於濠使洩水焉三踰月而告訖工城圍一千三百八十
丈有奇厚六尺高丈六尺有五寸內縮四之一爲門四
爲小門七是役也工繁費鉅舉之甚棘而成之甚速豐

民不以爲勤焉公昔嘗令豐政務具舉以兩造至者日
千百計一目輒不忘豐民蓋讐服於公之威明素矣敢
不殫力以稱上之任使公益家視豐而子視我豐民凡
以恤其艱隱厚其藩衛聯其什伍時其訓練胼胝焦勞
以保障我豐者至周也公轄八邑乃於豐德加隆焉豐
民雖俎豆公於千萬禩寧足以報施哉昔周中興山甫
城齊召伯城謝而吉甫作頌以美之克有辭於永世公
之城豐其功等於齊謝諸賢良文學各爲詩歌以頌德
纒纒乎有周之遺音矣博士周君望錢君廉彙以成帙
題曰城豐頌德謂貴職史也徵言弁諸端貴方慚無穆
穆之音以揚詡公之偉烈若城之顛末固目所覩記者
敢僭紀之以俟知言君子云

龍光書院志序

邛士毅

神也者不可知之名也故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至
於龍吾不知其能乘風雲而上天也故人神莫若聖物
神莫若龍而聖人者龍德也神則化矣化而有不化者
存也吾烏知其所以然榮塘古豐邑治也龍光書院在
焉宋紹興時里人陳氏構以樂羣講學而祀先師孔子
於其中者也顏曰龍光本高宗勅賜旁有劍池在焉劍
乃龍所化復化爲龍者也先師像則當時亦請於朝迎

自闕里章甫衮衣端笏危坐凜如生存計當未易主以前郡邑所祀未有肖於此者也已酉之春匡岳徐師會講於此士毅從焉肅瞻新廟宮墻煥然祇謁故容光靈颯爽已散步徜徉覩干莫之遺踪弔張雷之陳迹顧諸君子矍然而嘆曰神矣哉豐之爲邑世代遷流城社易方陵谷易嚮昔所輻輳靡不蕩爲坵墟獨此兩存者相望於數武間與天壤耦俱不朽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夫子固稱老子猶龍然老子弗能當也不然則非夫子之言也意其徒所爲寓言者乎至如仕止久速環中而應潛見惕躍與時偕行吾夫子乃真龍耳顧

其阨於匹夫而老於行也猶龍之隱於劍而沉於獄也其一試而僅於墮都却萊誅正卯成三月之治不能挽周轍於旣東而魯亦終以不競也猶龍劍之出僅能映發精芒以供達人奇士之佩服不能戮晉室之羣奸而茂先且無以衛其軀也夫天未悔禍神聖無所措經綸譬天方蘊隆神龍能自爲霖雨乎惟是道垂萬世揭日月而中天至今山陬海澨靡不稟仰素王之尊而沐浴至聖之澤卽龍之精靈往來六合而乘風雲以上天也未足方其景耀矣此龍光書院者幾經兵燹而像以不毀堂以復新與劍池一勺之水不竭不塞而相爲無窮

也此化而有不化者存也自非有至神者主之何以及此矣方今承止修之學而得其宗者吾師也吾師還里之年適書院落成之日於是儼然主鬯以妥聖靈四方同志不謀而集自朱紫陽以後繼見於今儻亦有延津劍合之意乎陳氏子孫肯堂以繩祖烈賓禮師儒羽翼聖統行當有以文章道德振揚令緒者茲可券而俟也事具吾師自爲記中已復臚列故實而爲之志命士毅序之爰以管窺謬當劍映

革編錄序

史垂譽

宗侯蒞吾豐七年弊剔利滋政成人樂百姓熙熙然始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三十一

有樂生之心會

天子篤念元元慎簡守令擇天下戶口殷繁賦役錯雜難理者約三十郡勅院部及督撫大臣各舉所知需次待銓并嚴舉主蓋其慎也江撫少司馬郎公推擇治行尤異者以侯應焉越明年侯遂膺大原之命聞報之日闔邑紳士民庶皇皇如失怙恃計叩閭借留之不得方合謀肖侯像生祀之乃侯猶手一帙瀝陳上臺欲爲豐民計久遠則編僉事也夫豐民自罹兵燹以來田廬荒燼閭巷邱墟野有廢井村鮮炊烟小民旦夕待盡侯下車招徠撫綏不遺餘力如建廟學創公堂清丈量寬里役築

隄墻豁虛丁除荒蕪犒兵丁種種善政更僕未易數而獨編僉一役則侯手挈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者也豐邑舊例照糧僉役名曰編僉始未嘗不善行之旣久因緣賄脫田連阡陌者超然役外其窮鄉小民目從不識官府未免假手猾蠹而窶人丐子鶉鷓爲侶者又纍纍然以身試法加以輸納後期耗費百孔其一敗塗地則捐身家性命以殉之甚則株連蔓引迄無成緒而公家之事日益損波詭雲譎不可救藥侯始蒞豐問民疾苦慨然復官收官解法往歲值役者苦費然而費在民十之九費在官十之二三今官府身任勞瘁而踐

更之役民亦樂酬雇直以佐縣官之不逮惟侯公明足以破奸通敏足以集事而裊裊一篆方與清獻同其夜告故數年漕艘銜尾早得竣事吏不打門而犬不夜吠者皆侯之賜也而予於此有深慨焉語曰有治人無治法蓋法以立政而人以權變有百年起弊之人而無百年不弊之法在昔差役雇役之法宋司馬君實爲相蘇子瞻爲侍從猶爭辨於朝至謂豈今日作相不容軾盡言而編僉與官收官解法在吾邑亦屢變而未覩其成曩予公車時親見法善而行法者未善其害正等則法之宜民與不宜民可垂永久與不可垂永久皆視侯爲

政而不在乎區區之法也他如驛馬郵夫輸錕葺庾諸役俱釐革宿弊通變咸宜百姓皆得安其田里而無愁嘆之聲今勒諸貞珉以垂久遠固甘棠永庇之庥也侯行矣處數年膏腴之地而兩袖清風蕭然垂橐尚拮据假貲以充行李今茲以治豐城者治大原漢制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潁川渤海光照簡牘後之繼此爲政者芳規具在較若畫一則侯之衣被吾豐也遠矣

仁豐錄序

范顯祖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三十四

余伏處衡華蒿目時艱每聞賦蛇政虎怒焉憂之如吾豐沙田瘠土水旱頻仍較他郡獨苦所尤患者近今編僉之役書算之弊堤壩之患虛糧之累輪充賠贖傾家喪命禍害相尋不啻病膏盲嗟乎豐邑億萬人之害億萬人子若孫之害甘心受之卒無一言救之者幸辛卯夏忽聞有邑人士萬崇仰等以數事上陳覽揭詞激切周詳真若流民繪圖金城方畧因私喜曰豐民其蘇乎糞蟲至穢變爲蟬而飲露於秋風腐草無光化爲螢而耀采於夏月一得之愚深快輿心旣而又自疑也興利剔蠹易俗移風雖上下有同心然自上而下者其勢易

自下而上者其勢難况乎宿蠹難除有懷莫訴加以糧書泊戶積猾奸胥盤據其中輒以守舊之說蒙蔽當事至如

開國功令所重飭者首以編僉爲禁一概置之而四患且將與豐邑相終始今爲此揭者雖條晰利害叩天哀籲亦安料其說之必行乎乃幸遇按臺張公祖捧

簡書來江以西亟宣

王命遠猶辰告嘉惠斯民政清弊掃凡屬宇下固已雷動風行人忻再造矣顧下採芻蕘深加俞納勅以其事行縣集議而宗父母乃得以痼瘼斯民之意條晰具詳其言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三十五

曰救弊貴於不偏立法期於可久毋使一時奉行久將更易蓋真經世之訐謨而宇下之至計也復議四款俱蒙批允頒行且令勒石刻書以示世守今而後始可知也貞珉不朽渥澤嘗新將羣邑之士民羣邑之士民之子若孫咸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矣余言又多乎哉然而微按臺公祖無以成宗父母之仁微宗父母無以遂萬崇仰等之請事有以一物而成三善一日而垂百世者此固不多覯也余奉假歸里適諸父老刻書以請余故樂道而詳誌且又聞古人有云救旣敗之事如馭臨崖之馬毋輕策一鞭圖垂成之功如挽上灘之舟勿少停

一棹遵守而奉行之毋負當事者一片婆心尤所望於後之君子時維順治九年壬辰季冬月上浣之吉

龍洲志序

毛鳳雛

康熙五十一年遣使分繪各省輿地予得覽江右全圖中繪龍霧洲僅如指面噫亦極小矣小則何足志然滕王閣以王子安一序黃鶴樓以崔灑一詩他如愚溪鉅姆潭以柳子厚諸記俱得流著後代地以人傳不以大小論也予童時隨先王父漢生翁閒步洲中每至昔時繁盛今鞠爲茂草之地輒倚杖指述俾小子識之稍長讀其龍洲懷古說盛衰之感三致意焉廻憶曩之所指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三十六

歷歷如在目前因思自有茲洲以來不知幾經代謝矣漢唐以前已渺無可考逮至宋元明始多見前賢題咏然予從屈生漢青見所抄龍洲八景五言古各一首格頗清老忘其姓字後漢青物故從其家索之不可得是知吾洲藝文散佚蕩爲灰塵者多矣今所存不過什一於千百耳又昔時邑修志書適予他往未與其事洲中有前明登仕版者數人雖官止佐雜亦在入志之列以舊志失載今又未能登入同歸湮沒爲感慨者久之予撰志之思已胎息於此以南北奔走促促未有暇也今年自滇中解組歸田閒居無事因檢舊時所存詩文益

以續所採收并其事蹟人物有可載記者各分門類排纂成帙名曰龍洲志聊備一洲掌故後來修邑乘者之採擇焉夫洲居水陸之衝在

國朝初年兵燹之後凋耗已極迄今百餘年來人皆沒齒不見兵革服疇食德犬卧無驚共享寧謐之福於以休養生息土著之民始有起色雖故明舊觀未之或復然文人韻士孝子節婦之流足以標聲望光史冊者後先迭出豈非涵濡於

盛世之雅化者深歟昔李去非書洛陽名園記後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三十七

也今於吾洲亦云讀者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邑侯新安劉安吾令君北上德政序 楊其義

乾隆癸丑之夏

侯來治豐講求地方利弊先是二黃壩決民困於水田不可殖數百里笑無烟侯憫之乃繪圖詳請

大憲具疏于

朝發帑修築 侯區畫督理暑行赤日寒冒霜雪八越月而隄成吾豐民咸歡欣鼓舞來暮興歌共名二黃壩爲劉公堤擬紀 侯功德勒諸貞珉以誌愛戴焉但侯之善政不勝舉爰採民謳以著其實有曰河水湯湯舟游木

末誰實安瀾維侯之德有曰我卧于于我覺徐徐雖千
百世無遷我居有曰東門之蒲其葉旒旒伐以爲鞭民
生其恥有曰鐘則以扣治則以鎔猗歟文翁化蜀之功
凡如此是皆有感於中而發於不容已故同聲相和無
異詞居無何 侯以丁艱解任三年中兩遭大故我豐
人佐 侯之居憂致奠扶襯執紼不啻如喪其祖父母
焉今服闋北上豐人士每謂

朝廷以 侯治豐起波濤而衽席必將再蒞吾邑俾豐民長
得所煦嫗或曰不然 侯政蹟卓卓爲治行最內寬仁
而外持重佇當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三十八

欽取以待不次用非豐所得私也與其私 侯之德政以宰
一豐何如公 侯之德政以宰天下乎天下幸不猶吾
豐之幸哉爰偕邑薦紳人士祖帳津亭誌其德而序其
去

邑侯朱明府解組序

丁猷駿

士君子縮尺符宰百里爲地方經理久遠不必有赫赫
名而其功之不可磨滅者綱常名教也豐邑古繁劇地
號稱難治論者謂琴瑟不調必取而更張之此能吏所
以見矜於操切而邑愈不治丙寅歲 朱明府以世家
英雋來宰吾豐洞見治豐之所以然以爲邑有學綱常

之地也邑有志名教之宗也二者不修治失其本邑不可得而治遂汲汲然以此爲邑人士勸邑人士初難之議營建則如道旁之築室議文墨則如稷下之談天侯皆不鄙夷其議一商之再商之勤勤懇懇舍短集長而人心響應樂輸者計數萬金輻輳奔赴以襄厥事凡學宮考棚邑乘次第畢舉其董理則擇邑紳耆舊中之有聲望者爲之遂能相與以有成噫 侯不求速效何其效之神速如此耶然則豐之治不必在更張也事垂成適 侯以他案呈吏議泯泯然去邑人士咨嗟嘆息以爲侯之功不幾泯乎然何可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惟不計其功而 侯之功在綱常名教者爲更深遠也 侯留會城交代竣事將告歸豐人士皆翹首企足無能留之因圖其像并綴詩歌而命予爲之序

碑

梅先生碑

羅 隱

漢成帝時綱維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網罟倖臣牙止於罅一狂人噬

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
衍之人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
人婢子亦撓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
社稷心亦禁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
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
正人在下予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遊
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以弔之

豫章都督義寧郡公廟碑

李義山

都督謂誰豫章羅睺也按睺字公布爲潯陽臨烝侯周
法高後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除信雄將軍使

持節豫章都督十郡諸軍事廉明公恕豈弟愛人獄訟
庭決不關吏手政簡刑措民無紛華于章江立義渡以
便往來於劍池東北五里許濬流入長樂港灌田千頃
民懷其惠愛之如祖父仁壽元年爲東宮右虞侯率進
義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予邑亦附食邑也煬帝卽
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而平之復討諒餘黨軍於絳
晉呂三州爲流矢所中卒於師時年六十四豫章民追
思之予鄉於曲江立碑頌德並祠之南唐時予邑令馮
公儀胡旗塘可行重整廟貌今羅塘胡伯仲偕同族進
士胡大訓繼而新之徵予記焉爰係之詞曰挹堯山之

特秀繼羅峯之絕學跨曲鎮之高風漾半月於有形徹
三潭於一色浮光耀金靜影沉玉天澤恩波一碧無際
此誠江南第一景而水鄉佳處也此誠賢牧萬年祠而
清輝佳處也

堯嶺重建碑

張 鏊

洪都南行循章江百里而餘有山自筠州東南出與江
會其峯最峻而巋然特立者堯峯武其峯自麓而阜僅
二千而環數百里無以埒故以峯名其下龍洲東浮鱖
嶺西峙羅閣二山秀出天外西山象潭諸邱擁屏疊嶂
前後贛江獨淵然澄焉凡茲邑之沃原膏野對茲峯若

冠弁所謂勝地者信然山隸豐城南新皆密邇自宋紹
興有學佛人卽其上構禪院又尊祀堯帝故名之曰堯
峯至元末其禪院燬於兵燹天順間僧普輝復之綿歷
如綫嘉靖初予過之見其荒榛白霧頽垣圮宇一二衲
衣予迓皆喏喏奄奄若不謀昏且予旣去留京師十年
人爲予道茲山靈發有精於佛大千者自匡山來倡其
徒數百人孰伐山孰陶孰工孰金帛孰餼糧數百里而
集孰大夫士數百千人而業於成也予聞之甚喜又二
十年予歸自留都問所謂大千還寂久矣夫理寓於空
虛渾淪其動物之端不二也必有專固其思奮勵其行

而後無不興也矧勤於吾儒者哉工始於庚戌迄於乙卯殿若干楹崇以高閣繚以周埤封以嘉樹數萬株相度區畫具宜大千可謂勞且賢於其徒矣嘉靖壬戌春予偕從兄一松居士與其友可閒者遊焉皆壯其勝愈樂之大千之徒宏希宏祥輩指草間石謂予曰師待此以瞑目二人卽應聲強予又再月書之大千諱明照卽天池寺僧也

重建熊坊石隄碑

甘 紱

自古大臣之豐功駿德焜燿天壤者未有不情殷國計念切民依而以興利除害爲汲汲也以治水一端言之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四十一

叔孫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范希文築海堤則民享其利雖數千百年之久猶歌咏於人口而弗諼無他其功德不僅在一時斯民之愛戴亦與之俱永而不僅在一日也豐邑當五水之衝恃一線長堤爲固而熊坊壩尤爲巨患萬歷末邑侯徐公揚先易土以石民荷其生全者百餘年雍正壬子春馮夷肆虐衝決無遺多方修築旋修旋決于是議者泥賈讓治河之策謂不與水爭咫尺之地紆築數里以避其鋒而熊姓百餘戶嘆其魚矣然使堤可恃無虞熊姓雖宛在水中央亦不敢怨卒之傾圯仍復難保其故何歟蓋此處之水會數郡之流洶

湧而下其勢剽悍必得所禦而後止譬暴橫不循理之人未可專恃柔以制之讓之愈至彼益得以肆其毒惟敵之以剛彼勢無所逞自斂威以去特敵之正非易易耳欣逢大中丞岳公以叔敖忠君惠民之心行希文先憂後樂之志我江右之民已咸登衽席矣深念豐邑水患治之宜急兼憫熊姓不應竟委之波臣成竹在胸瞭如指掌爰不憚勞瘁親往勘驗擘畫已定商之各大寮請動支公帑用爲一勞永逸計疏上

制曰可遂委分府汪公宗澧葉少府霖董其役而主之者

邑侯楊公志道輔之者王贊府璜也不徇紆築說斷然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四十三

沿熊姓所居衛以石堤堅厚閱偉視舊堤十倍又於湍激處建石埽以殺其勢俾從前狂瀾遂慶安流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三年秋落成於四年冬蓋由大中丞仰體聖天子軫念蒼生之忱而勞心籌畫賢屬員又其體大中丞撫恤赤子之惠而竭力贊襄所以民財不費而大功克就熊坊居民相與鼓舞懽欣於其際或曰是宜碑以紀厥事或曰口碑載道奚用石爲或曰口以饜聞者之耳石以快觀者之目兩存之以志我豐人之愛戴而功德之垂當與芍陂海隄並傳不朽矣先是署府董郡侯文偉實始其事小民亦至今尸祝不忘云

獅山義塾樂捐碑

徐秉霖

國家隆師重士畿甸郡縣有學都邑建書院又命民間置社學培養善類有加無已卓哉純王之治矣豐邑分坊有九吾坊由一都至九都延袤數十里邨居數萬戶列庠序應童試者實繁歲科兩試一再會晤暇則人自爲學家自延師若王政所云聯善氣殊未備焉非所以體熙朝雲漢爲章壽考作人之至意也歲丁亥余讀禮家居同里諸君子欲創義塾培植後進擇地于獅山之陽商諸余余躍然曰是誠仰副

聖王教民善俗之道也是誠古君子以善先人之謂也是誠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碑

四十四

周禮所載聯師儒聯朋友之義也余鄉于莫鍾靈代毓英俊宋高宗書龍光匾額賜漿塘陳氏義學子朱子過化其所一時人文稱盛運會遞更故址猶存今諸君慨然倡義誰謂今人不逮古人耶夫龍光創於一姓其事難今則合坊爲之事較易吾鄉素稱好義樂飲者必多余喜茲事之崇王道教同鄉易於有成也爰偕諸君子親閱其地詳勢布曲庀材鳩工不數月而厥功告成甚盛事也繼自今創於前者思善後踵於後者思繼美一切規條諸同人酌古宜今共攄良謨勸諸芳珉無俟余贅異日成就多才聯翩藝苑本善鄉以善天下上襄

聖天子純王之治共推吾鄉之多偉人而精教術也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銘

大阿劍銘

張協

大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礪以越砥如玉斯耀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晉徵君羅山隱居銘

魏少游

開元間都督吳君兢表徵君羅先生所居之鄉曰詔賢陳太守黃仲昭已封先生墓今大歷五年余與觀察李君泌同守斯土表揚潛德責居守之官榜其書舍曰羅山蓋因先生而名其山焉并刻石於隱居之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四十五

左俾李君書之

先生以飽德為膏梁以令聞為文繡知有道義而不知有天下知有學問而不知有功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易誦其詩讀其書以求堯舜之道

跋

羅山誌跋

吳文

嘉定癸未秘書省行下郡縣取晏元獻王荆公吳虎臣何月湖文集并羅正仲所撰罄沼集羅山誌上之予郡文學益重於時夫正仲之羅山誌者南城聶定齋陳干峯序以美之而虞省齋危貞白鄒悅道輩又均寶而藏

之蓋以正仲遠祖文通養德茲山以學行名於晉舊志
載山高則里有二十七周回則里有百九十跨撫吉洪
三州之境端秀濃麗省譙望之如初出芙蓉爲一方之
望山水源雖同流派則異而暗坑而羅陂而東塔龍潭
而左港大港合臨水是爲山川之險易奇勝者若徐氏
死節於建炎王世雄之寇并邑聞人咸具斯志足以昭
往信來且核而不誕直而不誣斯備矣咸淳初家頤山
謂樂公史記寰宇晏公作類要亦概舉郡國之綱矣曷
不用情州閭網羅舊聞詳著列編以發揮宗國之盛豈
二公心在海內不周於小與正仲雖周於小然考草廬
公則謂亦周官之法度不可廢者後逮至元教授楊峭
峯續志則采焉可以觀信後矣

誌誌羅山南境屬撫州
舊收今仍存之

跋特建龍澤書院本末

柳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興
初議棄地講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著王霸內外之畧君
臣父子之倫以竊附於復讎之誼今其書列在學宮則
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猶能知公措辭之嚴而執義之
正也而况故老襲傳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亦嘗讀書其
地先賢軌躅宛其未泯而可忽哉里佳士熊若明能興
其景行之思割已田以薦祀事賢矣曼碩內翰又能倡

諸樂善之友身任買地建祠之責豈不尤賢乎藐茲晚
出濫竽勸學敢三誦緇衣之章以庶幾乎聞風於千載
之下而有窺伊雒淵源之所自在此而不在彼也

富州蠲金紀事

危素

至元十四年分寧縣人商瓊者謀獻利覓官廼誘湖南
淘金工易彬等三十餘人至豐城縣之長寧鄉留臺居
焉又募其鄉人傅壽等穴山谿畚沙石習淘金爲業歲
責輸浮辦金四兩重請行省署淘金場縣中領之而瓊
洎阮祥者實司其職然豐城之金僅僅取之不足以更
費於時雖竭力淘采地道空虛不克供一歲之入瓊稍

患苦之適使人走他州購金以實其數久之懼其妄覺
又誣富民地有金掘其廬舍塚墓刦取貨賄斬增廣歲
賦入以錮其事於是盡力掊克請增輸金至二十五兩
九錢重以爲己功鄉民甚惡之而亡賴者景從日衆至
三百三人焉瓊又爲之請於有司歲復其役豐城旣無
金羣轉走饒信徽衢婺江南康蘄黃歲掠以進瓊瓊輸
官而攘其贏由是致富會張國紀守撫好言利二十四
年行省用其言置金銀場於樂安縣之小曹溪課富民
淘金輸官程所入多寡而免其賦於是盡檄取豐城淘
金工往教習焉瓊益以聚斂爲功復請增金三兩一錢

九分六釐重總之爲二十九兩九分六釐重矣瓊因求
遷小曹場官兼賦豐城金而豐城淘金場遂革是時豐
城陞爲富州官復煩淘金家以他役始不勝其苦而汪
壽李仲何文明等百餘人走光州不返餘徙業者相繼
瓊亦去爲鹽場官而富州金遂無所從出矣小曹官屬
懼其久而累已也募其邑人闕德韶言於省謂龍興路
貢賦歲屬興聖宮則富州金不宜附隸撫州盍從富州
輸之龍興路爲便行省用其言下其數於富州征之延
祐四年九月也瓊始征金時至是四十餘年矣卽復求
三十餘人者多閭閻細民死徙亡後者焉有後而乞丐

者又有焉根連其宗族蔓延其婣黨亦有窘乏至殺子
女以拒胥徒之隳突者乃抑令五鄉二十七都之役於
官者代輸之凡金一兩重費至元鈔多至百二十貫總
之爲鈔三千六百貫矣因之破家者又比比有焉於是
民之荼毒有不可勝言者矣州人思脫其禍若王季常
王元實等往往開陳於有司有司稍集父老議雖悉其
弊然莫肯固請於上蓋自富州再征金至是又十有七
年乃始得揭車之言行焉始車嘗言於奉使宣撫又言
於監察御史號叩頓首乞去民害觸御史怒幾得罪賴
龍興推官李崇德莫維崇力爭御史前得免至是乃言

於張公榮及平章全公茁柱而二公深哀其言於是其事乃得上聞而州人數十年剝膚椎髓之害始一旦脫然矣噫商瓊不足議矣彼天子之命吏牧此民者視其困苦漠然不以爲意獨何與誠使士之居於鄉立於朝皆若揭車及授經公後斯其人豈有知而不言者哉風紀之司藩輔之宰皆張公全公其人豈有聞而不行者哉今富之人感三公之德而壯車言之力相與刻石以垂永久素於是重有感焉述文以慰州人之心而學士大夫播之咏歌以通諷諭以示勸懲未必無小補也全公回紇人後終河南行省平章張公河間人後終司丞

揭公今爲翰林待制車其從孫云

書

上廟堂論楮鹽書

徐鹿卿

某投閒窮谷外事無所預知其得於耳目所接有可以上助聽聞者非因附遞無由登徹今之大計惟楮與鹽米而已鹽價之窮不知者專咎朝廷其實固不盡然然朝廷何暇與百姓分說兩月以來江西舊楮收拾幾盡價增至百九十矣新亦與之俱增此浮鹽之功而大丞相救內弊第一事也楮於是可扶持矣存舊所以扶新減舊所以扶舊於何而減曰當取十七界腐爛甚者

揉而爲紙而存其堅完者以當小會遲之數月二百之價可以次增舊之增卽新之增也第有利必有害苦於食淡者江西湖南爲甚然救得楮弊則暫時之害勿問焉亦可也抑古人有言若弓之張誰能弛之官價增重豈朝令實然自將軍州郡夾雜虧減而又取盈於是積而至此所謂疑似致謗是也某前所議浮鹽以爲價愈高則私販愈爭必使官價小平而後私販自止比見違禁者魚貫於路深望朝廷思所以爲弭爭之道私牘公文言之詳矣嘗蒙下賜鈞汗以爲邊事息則罷之有以得丞相之心矣不諗今歲邊儲糴本如何若二事已定

則自丞相行之自丞相弛之使天下曉然知賣鹽所以收楮則正大白孰不愜然心服皆將謂經綸老手所以開闔幹旋者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豈不甚盛美矣乎江西早禾僅爾中熟晚稻未保其往六十萬之糴爲數已多亦須以早降本爲先出位僭越等祈鈞察

與蘇伯誠書

楊廉

執事爲白鹿書院起廢俾士子講明朱學甚善比到洞中見傑棟一新青衿大集甚慰甚慰更聞向日周朱二先生之祠雜以陶李諸人執事分兩祠以祀之尤是但今兩祠並峙一門共入殊無差別而於尊奉二先生之

意似猶欠專今不若改門正對二先生之祠其陶李之祠從旁而入爲當又二先生祠宜以黃幹李燔張洽黃灝陳宓等配食諸人皆晦翁高弟嘗講學其處乃不得分一席而坐而陶元亮之隱節李太白之文章獨得俎豆其間不亦有輕重之失倫哉宋史道學傳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嘗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洞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李燔字敬子建昌人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莫比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嘗爲白鹿山長黃灝字商伯都昌人朱子守南康執弟子禮質疑問難及宋史列傳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登朱子之門長從黃幹遊知南康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其畧如此冀執事更考而并祀之庶無遺恨不具

上薛侯論寬賦書

熊源

源迂拙無似閉門讀古人書從不敢履州縣之庭非惟處女之戒宜然誠自顧此中有不暇耳乃者水旱洊至民不聊生蒿目鄉鄰不堪流涕終夜廢書而嘆莫可誰何積其愚悃不自已已雖被以濫事之名加以狂惑之罪源不惜也源聞民者官之所養朝廷建官大小相維凡以爲民而已矣古之牧民者其愛之也切其慮之也

周故未荒有備不臨事而張皇當荒有救不仰屋而愁
嘆天有水旱蝗蝻之災人有賑貸蠲賜之策彼豈不爲
朝廷惜財用顧區區之費未足易吾本計焉耳及至後
世則不然平居美衣甘食何者不取之民一旦民以凶
荒告則曰此天也人如之何是民養官於無事之日官
棄民於有事之時求之事理夫豈宜然此有識君子之
所不忍爲也惟我父母岷峨間氣川蜀名儒出宰方州
人歌召父前年之荒給民以粥常平義穀平價予民則
可謂有救民之術事平之日招商補買未嘗復擾窮民
則可謂有養民之心考之往古汲黯發河內之粟富弼

收流散之民不過如是而已父母在側赤子不呼閉目
哀號其誰引手此源之所以痛哭流涕而欲一言者也
雖然今日之事有法令限制而不得爲者有機會已過
而不及爲者如此之類雖言何補惟得爲而尚有可爲
者則不得不於父母有厚望焉夫財賦者天下之大命
也朝廷以是爲重務官司以是爲考成統之戶部分之
藩司責之州縣顧豈一日可緩哉然而取之必有其道
操之在得其源古今之稱善理財者莫如唐之劉晏晏
之言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考其理財一以愛民爲
先蓋財必出之於民民必出之於土有民而無土與無

民同有土而無民與無土同故操術有源其源莫先於
愛民方今之勢穀價不過五錢窮民終朝不飯父棄其
子兄棄其弟拋荒田里露死饑寒賣女鬻男插標滿市
稱貸無門典質無物春耕迫矣牛種兩無甚至白晝市
肆中攫人之貨恬不知恥加之疫癘天行家傳戶染病
臥滿牀醫藥莫給民當此時如溺於水如熱於火其旣
危且急矣老父母亦耳而目之矣其將往而援之歟抑
將坐而安之歟有私於父母者曰財賦天下之重務不
可不急源悉逃亡者法無可加僅存者死亡自待區區
社保亦窮民中之一民耳其何以堪亦惟有死與逃而

已矣向者民頑日甚逋欠日多父母不得已而設法以
恥之立賞以勸之宜其感激樂輸矣乃恥之而不知恥
勸之而不加勸豈豐民之卒不可化哉抑饑寒切膚廉
恥有不恤耳然則追呼而逋欠如故刑重而民氣益衰
荒其田里罷其職業天雖有秋民復無年逋欠無已日
矣老父母其何以善後源嘗考之宋有破分之例明有
民欠之條累朝皆有成規今日豈遂無例維茲舊欠堯
俞良法可做而行至四十五年應徵錢糧渙發大號一
則諭以父母愛子之誠一則示以朝廷催科之典力可
給者俾其麥熟十輸二三不給者概俟秋成就令事勢

牽制萬不可已而別有貯積則權宜代解可也官無他蓄則設法寬民可也父母留心愛物豈致束手無謀變而通之惟此心耳而又假義穀以救其急招遠商以安其心勸富室以通其財則民無官事之擾有朝夕之資得自求牛種盡力耕作稼穡登場之日逃亡戶籍聞風來歸民感更生之德必輸將恐後矣如此上有理財之實下有救荒之仁今銓選慎重守令拊髀循良殿最之餘必蒙顯擢將業與汲富爭流功同劉晏不做老父母其何憚而不爲或曰子言則然矣父母則聽子矣其如藩憲不可何源則謂藩憲不可者毋亦慮官吏之欺詐

耳今吾父母積其至誠感動上心則今之藩憲猶吾大父母也惡有大父母坐視其子孫之倒懸而不一解者哉必不然矣至於近年以來風俗日壞流品莫分差提欠戶需索多金窮民比酒引類呼朋如此貪利嗜餐之徒抑亦父母清廉之累苟一振而舉之則民受實惠矣鄉曲書生不通當世之務凡所陳說不知可行與否就令可行亦其大畧也伏惟父母體上天好生之心念朝廷建官之意大加裁擇詳審後行以富汲救荒之策立劉晏理財之名而無使豐民之聽命於天焉愚生幸甚萬民幸甚源言狂計拙伏俟罪罰

文

招劍江被溺諸魂文

乾隆十六年清明日

滿岱

天道好生人事多失忠信莫憑坎窞偏密嗟此劍江駛
 流常溢猝遇風濤舟子之術漂泊西東頓友魚鼈白馬
 津寒黃熊淵濶自昔為然于今尤烈正月下浣渡航盡
 折拯救七人餘沉波澤茫茫平沙悠悠過客孰策之來
 孰叢之棘命也如何莫道人百遺蛻斯尋曰返爾席渺
 渺遊魂如夢初惕不有覺之長夜何極節屆清明我心
 悱惻用設酒醴大招幽宅諄曰短蓬斷兮日落暉魂旌
 搖兮涕零而江流逝兮靡所依杜宇號兮不如歸醉顏
 醅以解愠兮曷歔歔毋為厲以安命兮淡忘機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五十五

賦

劍池賦 并序

李德裕

丙辰歲孟夏月余屆塗豐城弭楫江渚問埋劍之地
 則有池存焉感其至靈之物亦有淪棄非遇識者無
 繇振發雖人亡劍去而故事可悲因維舟俄頃為此
 賦云

天地神物

舊志作鬼神今依省志作神物

龍泉太阿光耀時促沉埋日

多往者紫氣衝星時人莫識吳已亡而氣存寶乃隆於
 敵國既精感而上達當龍變而不息未遇風雨之會尚

假雷生之力豈通塞之有時何顯晦而難測我不自振
掘之而得雖潛朽壤之中靡受莓苔之蝕誠宜英主用
之提攜指揮內以靖諸侯外以服四夷爲東序之秘寶
備有國之光儀一見留於邑長一獲佩於台司始謂伸
於知己終乃屈於不知旣而長鳴玉匣躍入漣漪化鋒
鏑兮奮迅煥精光兮陸離垂尾滄波斷鯨鯢之族矯首
清漢讐江海之祇昔時在獄今成廢池寶常棄於茲土
人載懷而孔悲况乎耶溪水涸赤堇山閉巧冶旣沒作
者曠世風胡已遠壯武復逝斯物倘存知者誰氏惟人
代兮去不留嗟雙劍兮焉可求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五十六

斗牛間有紫氣賦

陳章

天空原清劍氣方呈始象奪朱之色未知埋玉之情氛
昏乍歇淮海初平貫牛斗於九霄正當吳分藏鹿盧於
午夜遠在豐城歷彼歲時間於躔次雄銘旣表乎潛感
靈物日悲乎遐棄增華台室方期獨見之明流彩天階
乍惑衆人之意思上徹而旣久欲旁求而未遂謂繞樞
之電郁郁彌彰想干呂之雲亭亭自異殊祥可驗直質
不渝委照自歸乎有晉藏鋒若避於亡吳對西揭之星
望何勞於尹喜臨北走之塞相寧藉於風胡觀其出以
標奇凝而成象旣蜿蜒而久鬱亦瞳矐而再朗陋日中

之青暈每駐寥空揜天際之緋煙潛通惚恍光而不輝
昏以爲期漠漠而淪精詎滅昭昭而默識猶疑東方未
明始訝乎氣之聚也地不愛寶益見乎天將假之仰觀
列位之中俯叶偃兵之後利刃猶鬱清時幸偶宣精溢
目乍殷銀漢之留伴色衛身未配金章之綬其象也甚
殊其明也則逾憤陸沉於江表結一彩於天衢凌夾月
之霞徘徊碧落透靄空之霧隱映白榆永夕猶存奇光
尚匿齊効珍之金景鄙如虹之玉色不因槎客之犯如
遇雷公之識倘觀此以見求冀龍泉之可得

寶劍賦

達奚恂

劍之利者有豐城之寶鏑夫其始也赤山破耶溪涸洪
鑪洞融金景燭爍雖發揮於人事乃兆朕於天作爾其
爲狀也鍛霆電明秋水殺氣森映光輝四起歐冶失律
風胡愕視豈徒決浮雲絕地紀若斯而已矣爾其大運
回薄陵谷推遷東南地沒不知夫數千百年騰精動地
直上衝天斗牛之間夜熊熊然異金陵之浮玉氣同寶
鼎之在汾川本之浮精萃靈剛柔必備明而用晦者君
子之時義窮而待達者丈夫之志事兼此數德難乎見
棄知我者寡大賴張公每讀舊史多茲感通不覺毛髮
盡豎起雷息於胸中迨夫發蒙泉開秘匣文積幽翳上

藏鱗甲磨厲畢兮見文章搖白日兮星煌煌鋒稜可畏
動人膽表裏分明照眼光黃金裝兮綠龜飾荷提攜兮
耿霜色豈辱命於洪造冀成能於武力君其試將倚天
外不日爲君清絕塞苟軍國之用在豈能雌伏於一代

豐城劍賦 過豐城作

陸游

在晉大康觀象者曰夕有異氣見於牛斗之躔時方伐
吳或曰吳未可平彼方得天獨張華之博識排是說之
不然迨孫皓之嚙璧氣益著而不騫於是雷煥附華之
說曰是寶劍之精維太阿與龍泉卒之斷獲於豐城之
嶽變化於延平之川世皆以爲是矣千載之後有陸子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五十八

者喟其永嘆夫占天知人本以考驗治忽卜運祚之促
延彼區區之二劍曾何與於上位若吳亡而氣猶見其
應晉之南遷有識已悲宗廟之邱墟與河洛之腥羶矣
華不此之是懼方飾智而怙權嗚乎負重名位大吏俛
仰羣枉之間禍敗不可以旋踵而顧自謂優游以窮年
夫九鼎不能保東周之存則二劍豈能救西晉之顛乎
使華開大公進衆賢徙南風於長門投賈謐於羽淵則
身名可以俱泰國家可以兩全彼三尺者尚何足捐乎
煥輩非所責予將酌卮酒賦此以弔吾茂先也

豐水賦

省志悞爲徐鹿卿作

王孝友

豫章古號勾吳附庸自江北以徙建卽南昌而分封漢
錫以富晉命曰豐梁蹇昇撫隋復隸洪環困洄洄鎮山
嵒嵒旣燾社於爵列亦要銀於縣公起造物之休息產
人傑之冲融經學齊緩衣冠魯風仕少宦情俗與古同
操觚懷鉛莫備形容粵自丹陽啓土長睨中夏命干將
於吳產資越工於歐冶鑿泰驪以出鋌誅風胡而定價
發龍淵之新硎與太阿而更霸愕千仞之壁立浩萬折
之傾瀉驚屑越於兕甲指飛颺於駟駕火精潛闕於吉
土晉旅瑟縮而退舍武皇築宮以旌異章帝親題而賚
下何靈物之剗蹟淪古犴而不赦紫氣輪囷而貫斗寒

芒剌奕而爭夜孔章雪鏑於久蟄壯武服之而驚侘始
丙粲於北岩終耿光乎少華眷天寶之必復賊延平之
儵化凜冲氣之攸在非見驟而驚乍玩雙鐔之書贊豈
取次而假借迺若池山濯秀浴日芙蓉眞靈所栖厥惟
始豐新郭是營永徽僉功江水徑其北曲江滙其東帶
二水之交流襟三州之長雄洪瀾舞蛟巨隄眠虹下千
艘之粲白動檣牙之颭紅灌輸輻輳泉貨阜通若夫晚
瀨無波夕景涵空聽煙外之鳴榔認鷗邊之短篷彷彿
笠澤依約吳淞晞濠上之游儵亞洞庭之橘宮竦跂前
聞後觀後躅威鳳巢其高岡鸞雛啐於幽谷窈棲神丹

淵生金粟藥石鏤贊皇之賦寶室快涪翁之讀鼇扉之
文如在騎省之頌可續詞工長善詩妙羣玉頰墨池以
心敬對孝泉而貌肅鄉標長樂里揭長安洲旣霧龍社
亦歌鸞精行達孝而錫封壽春羈忠而列仙追憲表之
清風誦少陵之大篇記河西之新幢哦出塞於左賢嗣
銀筵之遺響證豐碑之瑤鑄或居鄉而化行或啓宇以
旁延忠厚策勲於讀救信誼成德於同年狗一節而尸
祝壯九拜而極言偉三稱於郎宿赫再忤於師垣詩矜
豪於痛飲賦誇雄於會躔續硬語於溪堂悟賞音於平
川句折良史之奇學富尊經之篇或交臂於射鄉或冠
倫於鬢省伸讜議於鸞鹺建遠圖於權茗欽孝著於宰
木慕廉稱於安定燹妖像之眩俗斥叢祠之干正或垂
車於五齡或用鉞於百乘裁効率之絡繹予蠲除之僥
倖外夙著於模楷內兼優於文行扁華椽於補史勗師
說於西江咏春還之清詩諷金影之名章議論欲超於
峨岷種藝或規乎壽張墮謫仙於樊樓精象數於草堂
書哀至孝之通神卒感仁言而弗忘睇黃墟之高標想
西陂之逸韻賦巖瀨而軒渠誦韻灘而奮迅慨玉樓之
感歌弔竹坡之形影揭誠齋之墓表哦水心之篇詠宜
蠻覲德以心化淫瀕收波而神聽或遵養於宋府或厭

直於儀曹指退軒之奎文問竹坡之詩豪或廉問於兩
駿或通夢於三刀莫不富水其清猴峯其高位不滿才
榮未副褒或嘿或言各惟所遭道有升降一人之本薰
然慈仁告新令尹雷裴顯晉張柳稱唐亦有朱馮可以
播揚詩稱水部律進奉常或振廩以同食或鞭石而固
防盱南稱陳臨汝表江返俗習以改紀樂半環而祀王
贊府景伯專媿有唐非無印曹上坡位楊亦有少僊宋
劉相望宛其風流膏沐流光巍巍寓公赫赫明府於昭
大興發揚溥詡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龍山書院賦

以潛見飛躍霖
雨蒼生爲韻

盛逢瀾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六十一

訪形勝於吳臯拱嶸嶸之巨瞻步章亥於北隅巨螿螻
之龍潛尾泥蟠於烏土首昂起於山尖老蛤護其爪牙
新洲滋乃涵淹木扶蘇而繁英森然樹鬣草鬢髮而滋
茂紛爾飄髯曲江映而百折天矯狀三停之蜿蜒密嶺
繞而千岩巒岒類九似之威嚴青腦浮光雲從霧集金
潭澄影波靜風恬夫其高聳藍天勝跨赤縣孕鴻包異
洩秘鑰於斯文毓秀鍾靈聚精華於碩彥爰卜吉而拓
基乃崇觀而創院巖陁巖竒棟宇上出重霄摧萎崛崎
樓臺下臨芳甸層岡衡閤閱不殊桂殿蘭宮峻路啓窓
扉盡入南金東箭地靈人傑含成體而灼爚天寶物華

散成章而隱見則見鸞湖彷彿鹿洞依稀春誦夏絃繡
戶發戛銅之響彈琴咏瑟紗窓聞吹竹之徽未止夏氏
之庭乖照邵窩不窺葉公之牖來儀董闈顯捧鑪銜燭
之長銀缸夜燦被緞裘白文之裏黎閣煙飛榜額挂疎
櫺參差頂頭尺木繁星浮遠渡炫耀領下珠璣儼騰起
而奮迅忽驚是而疑非吾想玉歷回乾春容的皜洪波
汹涌水泉動而漂流黃甲方張嫩柳舒而繁弱羣葩綻
而爭妍野獸馴而綽約輕條象雲構映星斗之光芒密
葉成翠幄環魚鯨之跳躍霞朝升而布錦翱翔武功之
池霧暮靄而成羅出入蘭陵之郭登臨助乃吟咏遊賞

增其駭愕若乃祝融節屆盛暑方臨陽酷烈而蘊隆懸
天門之火照氣浮蒸而洒潤沛大地以甘霖彩散雲衢
飛來繞佛壇之側翠乾茁麓潛飲入渭水之深畏波竭
於海底避雷捕於簷陰迨夫律應清商火流天府烏降
漢殿紫輦駕王母之雲楓落吳江紅蘂來華山之雨光
徹疑於見芥蟾窟月明濃香宛若焚澁鄧林桂吐悲凋
傷於玉露孰知換骨之奇發呼號於金風誰犯逆鱗之
怒赤虹衝漢安公駕反於仙宮黃舄眠江陶令花開於
菊浦至於日行北陸事柄乾王寒冽沍凝收斂風雲之
色陰氣沮泄潛發天地之房白鱗繽紛兮殘雪玉爪精

瑩兮曉霜石崖散九色之斑倒懸江碧水筋長五花之
樹遙映穹蒼洲堵馮隆爰隱形而容與島嶼綿邈乃遁
跡而徜徉遲驟乘於羣帝列九館於洞羊回眺冥蒙歷
四時之變態曠瞻迢遞森萬狀之搶攘雖然地以人而
乃勝感觸境而亦生惟茲書院勢踞蒼精非藉三賢之
遺澤奚留百世之香名今者崇祀俎豆歲事含萌璇室
窈窕以嫵娟早裕凌雲之客洞房叫窳而幽邃必無暴
鯁之英爭懷瑾而握瑜競義耨而禮耕志誠慕乎尚友
情豈奪於塵纓作警枕以勵勤跡希錢氏時長吟而抱
膝卧類孔明利見在田必興懷於德普講經倚硯應自
抱夫幽貞吁嗟乎鴻者不逢誰令守宮之長僧繇未遇
孰點樂安之晴然而杖擲長房應乘化於葛陂劍佩雷
煥終騰舞於延平層臺冒雲冠指顧彈冠在位飛閣纓
紅帶轉眸束帶登瀛飛磔起而麗天有待喻糜衝飈陵
而迴日端賴管城

廣學額碑記

劉乃牧

雍正二年三月朔日

皇上臨廡念海內應試童子人多額少有垂老不獲一衿者
特命直省督撫會同學臣核查人文最盛之州縣小學改爲
中學中學改爲大學大學與府學等直省大臣恪遵

恩詔檄各州縣據實呈明於是豐邑廩增附生員黃逢年等具呈詞曰爲

聖朝人才日盛大邑泮額宜加頒恩詳請以光文治事竊惟玉種藍田肯吝連城之價珠探滄海烈遺照乘之光此漢家選舉茂才所由隆唐室增廣生員不容緩也豐邑壤接八縣地分九坊自雙劍化龍肇興文運迨九雛隨鳳瑞啟休明在七十八縣中夙號山青水秀環三百餘里內頗稱戶誦家絃徐清正之理學經綸同時如李義山范旂叟之流名賢輩出揭曼碩之文章德行後此若楊月湖雷古和之屬英杰挺生溯恭齋之流風名標鼎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六十四

甲緬朱公之芳躅望重文淵廿有八人壓羣英于同省一科雙解凡再見于先朝况值

昭代文教誕敷才猷蔚起兼逢列憲培養有素士盡可觀雁塔名中魁南宮者惟讓一士鹿鳴宴上捷西江者首冠羣英雖曰玉堂木天之登祇能數符鼎足若夫瓊林杏苑之選寔已踵接秦階故綜闔邑之中應童子試者約二千餘卷而計賢案所錄隸諸生籍者僅一十五人卽云三年兩場爲時無幾然而百難一遇入殼孔艱所以皓首窮經嘆一衿之難得青雲有志阻半壁之未登縱使技擅雕龍因限額而見擯甚至才堪繡虎經屢挫

而改圖情實可矜愛莫能助久欲條陳上請幸逢

恩詔下頒雪案螢窓咸揚眉而吐氣黃童白叟盡稽首以騰

歡普天仰

綸紵之音學分三等敝邑極幅員之廣例增五名恭遇師台
加意作人留心造士倘邀轉詳廣額俾得遊泮璧以採
芹庶幾上進有階其勉取青紫如拾芥則膠庠永擴巍
績與羅峰而並高多士銜恩濺澤同劍水而不息矣惟
時本學牒移邑侯而縣府藩憲遞加看語轉詳雍正三
年六月三院彙通省宜加之處具題部議妥復

制曰可豐邑歲科兩試童子因得永照府學例取是役也雖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六十五

屬豐邑公懇然府駁者凡再司駁者凡三而竭力維持
始終其事者則黃生逢年甘生良謨熊生易甘生紱盧
生汲羅生夢龍朱生尙文陸生廷相陸生希瑀等而誤
呈則又甘生紱也例得并書於戲

殊恩造士史冊增輝破格育才頂祝無既宜勒貞珉用彰盛

典

具呈
生員

黃逢年

甘源

蔣應卜

李兆黃

袁連城

熊履廷

甘士鐸

熊易

涂奎

朱尙文

李士炆

熊源

盧汲

羅夢龍

毛宇衡

袁潢

黃文選

陸廷相

鄧林鷗

甘良謨

李舟

熊兆鰲

甘紱

李士楫

陸希瑀

楊魁

左之祚

李堡

杜廷棟

吳學炳

熊昌言

毛鳳雛

蔣兆元

萬洪鐸

丁衍

皮文彪

袁有梅

國學生 熊禹鈞

九都學舍記

呂新

九都跨二坊毗連清邑闔三圖人士於二圖溪頭之田中剏立學舍以爲造就後生地謀者曰此地適當三圖之中建學於此凡都之來會而集者近遠適均或又曰

豐城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中

六十六

不獨此也古之學者必周覽名山大川以擴其目見耳聞然後能繼長增高以成天下後世知名之士此地北枕小阜東滙秀溪西帶豐水澄山羅山峙其南鳳嶺獅山交拱於左右雖無泰岱華嶽之高長江大河之深而有遠山近水槎枒崒嶺澄澈澎湃之勝建學於此必有以爽豁吾人之耳目而開拓其心胸衆謀既同州司馬楊公琦捐百金以爲之倡都中豪傑有力者皆相與解囊捐產以爲之助計所得銀以兩計者若干錢以緡計者若干田以畝計者若干而創建之費修贍之費一朝而集于是購田二畝累土甃石以爲之基表計得十有

五丈有奇廣如其半餘者仍羨爲田裁足布置無餘濶
大經始之道蓋其慎也已乃鳩工庀材經之營之攻之
成之前爲頭門門榜九都學舍門上爲奎星樓門內爲
兩廊東壁勒記捐碑西壁勒首事碑中爲講堂額曰兼
善旁有室後有廳上爲文武閣堂後爲東西廡最後爲
樓屋周以垣墻計其舍約肄業者可受二三十人堂之
上可坐四五十人制取堅完工無滯巧則所以爲垂久
計者意又深且遠也落成之日相與登樓延覽則奇木
恠石飛鳥時花交列於前清流激湍沙鷗淵魚活潑於
地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董子曰學焉而得其性
之所近都人士來學於斯者其知者乎水可樂不必流
覽江河也其仁者乎山可樂不必遠登華岱也適其性
養其氣發爲文章見諸事業窮高極深取之學舍裕如
爾但使天下後世從而景仰嚮慕之曰某某先達是曾
講學於九都學舍也者某某後賢是嘗肄業於九都學
舍也者斯爲地以人傳而無負創建之志事也夫抑予
猶有望焉學舍之建爲造土地也造士今有其地矣而
學田之產每歲僅足供一課之用其有來學者修金膏
火仍自備焉夫造士者必其造就不能自造之士而俾
之成其爲士然後乃可以爲真能造士若使徒有造士

之舍而究無造士之資譬彼任載猶虛車也諸君子既能作事謀始於無學舍地創建學舍則山長之修薪諸生之膏火苟能再購千金之產以爲之繼其亦可以恒足於用而有造於後生小子爲無涯矣吾都士氣民風親遜無與倫比舍而謀之量力而捐助之以襄此舉綽如也是則予之所厚望也斯役也經始於乾隆某年月日竣事於某年月日其費約其工完其制可大可久首事者潔己奉公樂捐者慷慨仗義法得勒名珉石與學舍共有千古云是爲記

登櫺山記

楊學澄

乙巳冬暮肩輿過櫺山之麓仰望奇峰嵯峨天半顧謂僕夫曰古先哲之芳踪在焉其將登茲山而景嚮乎僕夫亦解事欣然爰相與拾級而登其峭絕處則舍輿而步履到上頭已昏黑矣是夜月明如晝環視東北贛撫長河若帶俯瞰附麓之培塿向平地之所謂崇峻者則纍纍若塚竈焉信乎凌絕頂而一覽衆山小矣山祀浮邱王郭三仙洗墨池近在指顧茅潢汗一湫幾成湮沒曾屬山僧石築而碣表之時未攜襪被至更闌倦極方與老枯僧同榻二僕則圍爐達曙再攜山童訪桃花巘拜中丞墓及流覽讀書臺舊址而下焉斯可謂欣於所

遇者矣嗟乎欣於所遇天下事有固然耳又豈獨一遊乎哉余生平有山水癖亦有山水緣途遇偶經雖迫忙中一邛一壑必多留戀而况茲山名勝之區且千百年大有人在者乎爰賦二章以紀一時之興併書而爲之誌時乾隆五十年也